

马兰香

□ 朱林兴(上海,教授)



清明时节雨纷纷。在江南的河畔、路边，到处可见东一垄西一簇的马兰。

我出生于农村，从小就熟悉野草、野菜。哪些野草既是草又是菜，野荠菜、野草头、野菠菜、马兰等长在哪里，它们与人工种植的，以及那些类似的野草有何异同，我都能辨识。而我对马兰之喜爱更甚于其它野菜，源于它对我的奉献和恩泽。

在我六七岁时，由于生活艰难，营养不良，加上内火旺，嘴角生热疮，眼屎多，早晨醒来眼睛无法自然睁开。为此，只能先用热毛巾敷，然后用手慢慢地剥眼屎，有时连同眼睫毛都被拔掉。子病母心疼。母亲想到了马兰，她让我一天三餐，顿顿不离马兰，

同时将马兰捣成汁，装进小纱布袋，制成鸡蛋大小的马兰袋。临睡前，我闭上眼睛，母亲就把马兰袋敷在我的眼皮上，每次半小时。真是药到病除，不用一个星期，马兰竟治愈了我的嘴角疮和眼屎病。

我喜欢马兰，还源于马兰的经济价值。读小学时，家贫无钱买文具。清明前后，我见一些农民挑了马兰去小镇卖，四五分钱一斤，销路很好，于是，也利用放学后和假日，摘马兰、卖马兰。镇上那些爱吃马兰的人，对马兰要求很高：既要茎叶完整，又要鲜嫩干净，无黄叶泥卵。初，我由于未掌握采摘技巧，所采马兰质量差，残叶泥卵多，销路自然差。经过琢磨，终于悟

出了又快又好采摘马兰的办法。在我同龄的儿童中，我可以说是采摘马兰的高手，量多质高，卖得出好价钱，常常被一抢而光。在清明时节的一个月里，我卖马兰所得足足可支撑我半年的文具开销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马兰吃法很单调，或拌或炒。当年我最喜欢吃马兰干烧肉。四五月的野马兰，叶茎粗老不宜拌吃和清炒吃，可制马兰干。母亲是这方面的高手，她每年要用三四十斤鲜马兰制出三四斤马兰干。蔬菜青黄不接时，就烧马兰干吃，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时还吃马兰干烧肉。今天想到这道菜不免口水直流，又情不自禁地缅怀起天堂的母亲。



“亲近”孟郊

□ 陈慈林(浙江杭州,国企干部)

去年刚上一年级的孙子一丁，学校要求背诵几十首古诗词，其中有一首唐代大诗人孟郊的《游子吟》。曾经的同事蒋君是杭城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书法家，其草书功力颇受专家青睐，前些年把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写成条幅，赠我挂在客厅中。

某日，我指着此条幅对一丁说，你背诵的这首诗作者还曾是我的“邻居”呢。我曾在孟郊的故乡武康（今德清县城）工作生活过20多年，住所和办公室离“东野古井”（孟郊字东野，据称此井在他故居门前，为他所挖）只有一墙之隔。一丁从此萌发去看看孟郊故居的念头。适逢今年在武康过春节。大年初五阳光明媚，商家忙着“接财神”，我们却急着拜谒孟郊。

孟郊祠不知始建于何时，上世纪30年代与武康老县城同时毁于日寇战火。上世纪末，孟郊故里八角井村热心村民捐资重建，受财力所限，全祠占地面积仅二三百平方米，也未设专职管理人员，由家住附近的几位志愿者轮流值守，所以无法事先预约。等我们来到门前时，当天轮值的大妈正好家里来了客人，刚锁门回家了。

徘徊于门前，一丁大失所望，全家只能绕着孟郊祠转了一圈，在门口拍了张照片，聊作“打卡”，打算明天再来。刚想快快回家，忽听耳边有人叫我名字，回首一望，却是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同事，探望朋友刚巧路过此处。听说我们欲进孟郊祠，马上跑到附近一位大伯家中拿来钥匙，帮

我们打开大门。

孟郊塑像高3米余，他着唐代官吏衣冠、手捧朝笏，肃立于祭台上。祭台两侧有一联：名诗一首抒尽人间母子情，巨篇五百咏遍天下平民心。一丁双手合十，向孟郊塑像恭敬稽首，用稚嫩的童音、字正腔圆地诵吟千古名篇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；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；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

回家我发了篇朋友圈略述此事，一丁听我读完，突然说道：“爷爷，《游子吟》的最后一句不是‘难报三春晖’，是‘报得三春晖’。”我上网一查，不禁大汗，果然是我错了。一丁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此诗意境，但死记硬背的效果还是明显的。